

流水线上的亲人

文 / 刘长虹

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散文优秀奖

岁月像那工厂里的流水线，流走了我的青春，流失了我容颜，唯独流不去我对打工生活的眷恋。

美姐

美姐叫黄亚美，30 出头，大家都叫她黄大姐，只有我叫她美姐。她是我的线长，是我工厂里遇到的第一位好人。

我是 2005 年高中毕业后出来打工的。高中三年，没让我学到多少知识，没让我考上大学，却留给了我一副 400 多度的近视眼镜。近视眼，在校园里是知识的象征，是好学生的标记，但在打工生活中，却会因此带来诸多不便。记得初来车间上班时，看我是近视眼，几条生产线的线长都相互推让，没人肯接收我；后来多亏美姐要下了我。

事实证明，没人要我是对的。流水线工作虽枯燥，但非常简单，都是些儿打螺丝、接线头之类的简单手工活儿。可我还是干不来。每次产品流到我这，就堆积如山，弄得我忙手忙脚，老是出错。

“一只耗子害一锅汤”，我手里动作慢，影响了整条线的进度；我工作老出错，影响了整条线的品质。当时车间是计件发工资，每条线都在搞评比。看我这样子，大家背后都骂我傻逼，甚至有人公开抗议，不把我调走，他们就不干了。但唯独美姐不嫌弃我，她一有空闲就过来教我。

美姐教了我半个月，可我还是不见长进。美姐说：“这么简单，你咋就学不会呢？”其实我不是不会，是近视眼，看不清线头，但我不敢说出来，

怕连她也不要我了。

一个月后，我还是没学好，一条线的工人对我意见很大，车间主人点名要我走人。美姐问我：“小兄弟，你看上去不像笨人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”这时，我才告诉了美姐实情。

“你是个高中生啊！怎么不早点说呢？跟我来！”美姐听了笑着说。

美姐带我到办公室，对车间主任说：“主任，他是个高中生啊！”车间主任听了，不屑地说：“干不了活儿，博士生也没用，明天就他走人吧！”美姐瞅瞅车间主任，说：“主任，车间里不是缺个统计吗？他有文化，让他干吧！”车间主任说：“啥？不是说好了，下月升你做统计的吗？统计可比小线长待遇好多了！”美姐笑笑，说：“还是让高中生做吧，我没啥文化干不好！”看美姐主动让位要我做统计，车间主任只得答应。

就这样，我因祸得福，当上了人人羡慕的车间统计。有些人看着眼红，便瞎传美姐闲话，说她看上我了，老牛想吃嫩草。为了避嫌，美姐认我做了小弟，也就是从这时起，我开始叫她美姐的。

根旺哥

根旺哥叫胡根旺，我的老乡，是我初到深圳时认识的。

我是2009年婚后，再次独身南下时到的深圳。当时，家里为我操办婚事欠下一屁股债，新婚不到一月，我就狠心抛下新娘子，独身一人外出打工了。那段打工岁月，我不怕苦不怕累，就怕闲下来没事的时恋家。

根旺哥是我进厂后才认识的。但我们是同一个市的老乡，我一有心事，就喜欢向他倾诉。根旺哥知道我心思后，笑话我说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别老惦记小两口那点事儿了，等赚了钱，过年回家有你亲热的！”我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。从此，想妻子的时候，我就想着过年；想过年的时候，我就想着努力工作，拼命挣钱。

年关终于到了。春运一开始，订票便成了大家最关心的热门话题。大家见面打招呼问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回乡票订好了没？”如果回话人说订好了，问话人便说“那就好，那就好”；如果回话人说还没订好，问话便会安慰说“不急不急，票还有呢”！我也是一下班就上网订票，一有空就往车站跑。

可到临近过年，我跟不少人一样，最终还是没订到票。回乡过年，对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，那些没订好票的人，便把老乡召集起来，下血本一起包车回家。但厂里就我和根旺哥两个甘肃陇南的，我们不可能也跟别人一样包车。

我虽不是第一次外出打工，但还是第一次过年回不了家。腊月廿八，正当我在只剩下我一个人的空荡荡宿舍里发愁时，根旺哥来了。我赶忙边让坐边说：“根旺哥，你也没买到车票？”他听了，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火车票，笑着说：“买到了，今晚的火车，但又不想回了，想把这张票转给你。”我说：“这可使不得的啊！把车票转给我，你怎么回家呢？”根旺哥说：“我光棍一条，在外无牵无挂，回不回无所谓。倒是你小子，一直都惦记着老婆的热炕头，非会不可。”我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。我平时真没听根旺哥说起他家里有什么人，于是，就心安理得收下了。

那时候火车票还没实名制。就这样，我拿着根旺哥的票回家过年了。

小夫妻久别胜新婚。那个年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过得好是开心。可年后我打听到，根旺哥并非光棍汉，他家里有老婆，还有女儿，他已经三年没回家了。今年他花高价在黄牛党手里买张回乡票，就是想回家团聚的……

任主管

在外打工多年，工厂里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，我见过不少，但现在还记着名字的，就只有任主管了。任主管，河南人，名叫任德胜，他曾给予了我别的领导不能给予的关怀。

遇上任主管，是当年在内蒙古被抢，我带着仅有的一百多元，只身一人来佛山顺德的时候。当时，我在顺德无亲无故，更没熟人在那边上班，只听说那里治安好，就去了。顺德是个很繁华的工业城市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企业，到后没费多少周折，我就进厂上班了。只是，由于身上没钱花，又不羞于打电话向家里索要，刚进厂我就被两件事难住了。

这家公司虽说包吃，但只包两顿主餐。每天早上去上班，或加班到半夜下班，看大家都吃早餐或夜宵，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嘴边涎水直流；这家公司虽说包住，但只提供一张光板床。当时已是初冬，虽说身在南方，

但天气已渐渐变凉，没一条御寒棉被，我晚上冷得直打哆嗦。

新员工进厂一段时间后有个座谈会，由任主管亲自主持，有什么困难会上都可以说。轮到我发言时，我厚着脸皮说出了自己的困难。没想到任主管听了，颇为震惊，他说：“这怎么行啊？来了公司就是公司的人，这个问题我一定帮你解决好。”话后，他又问大家有没有类似困难，有了提出来一并解决。结果，有不少新员工都和我一样的情况，只是他们都碍于面子没说出口罢了。会后，任主管自己掏腰包给我们每人借了500元，并再三叮嘱，没了就再来找他，出门在外可别冻着饿着了。

听了任主管的话，我们个个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。

在任主管的帮助下，我终于可以跟别人一样早上吃两个茶叶蛋再上班，晚上下班吃个炒粉再回宿舍睡觉了；我终于有了一床暖烘烘的棉被，睡觉再也不觉得那么冷了。当然，我知道这一切，都离不开任主管的关爱，往后在他手下做事我更认真了。

就这样，我一直兢兢业业工作，在任主管手下做了多年，直到后来我因为写作成绩突出，被一家报社录用后，才离开了他。

后记

我是在工厂呆了八年后，凭着一点文学天赋，侥幸走出工厂的。说真的，这几年来，我出版了作品集，加入省作协，写作成绩越来越好，事业蒸蒸日上。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原本想着，走出工厂就是天，可谁知当真离开了，面对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、逢场作戏的生活时，却又开始怀念车间流水线，怀念流水线上那些善良、朴实的亲人们。有时候，我甚至觉得，上天不该赐予我写作的天赋，我不该离开工厂，背离流水线上那些可亲可敬的亲人。可这一切，也许是我的宿命，就像我一出生就是农民的儿子一样。所以，对他们，我只有在心里感恩，在心底铭记了。

发表于《大风顶》2023年春季刊